

每一次相遇 都是久别重逢

# 佛陀传

12个疗愈身心的故事

彩色插图  
疗愈读本  
永久珍藏

[日] 濑户内寂听 著  
刘薇 译



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性中，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  
佛陀的一生，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生。

每一次相遇 都是久别重逢

# 佛陀传

12个疗愈身心的故事

[日] 濑户内寂听 著

刘薇 译



摩 羊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陀传 / (日) 濑户内寂听著 ; 刘薇译.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075-4282-0

I. ①佛… II. ①濑…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7843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 01-2014-7498

SHAKA

Copyright ©2002 by Jakucho SETOUCHI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2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Jakucho SETOUCHI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3, 2014 by Beijing Zito Books Co., Ltd.

## 佛陀传

---

著 者 : (日) 濑户内寂听

翻 译 : 刘 薇

责任编辑 : 杨 宁

出版发行 : 华 文 出 版 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055

网 址 : <http://www.hwcbs.com.cn>

电子信箱 : hwcbs@263.net

电 话 : 编辑部 010-58336254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66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5.5

字 数 : 12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075-4282-0

定 价 : 3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第一个故事 阿难的忏悔 / 5
- 第二个故事 普拉库丽媿疯狂的爱 / 29
- 第三个故事 歌妓女的皈依 / 48
- 第四个故事 共同的旅程 / 69
- 第五个故事 莲华色比丘尼的命运 / 87
- 第六个故事 生者必灭 / 112
- 第七个故事 人生在世便是相逢 / 121
- 第八个故事 最后的旅程 / 141
- 第九个故事 一切都是无常 / 162
- 第十个故事 曾经，我是你的妻子 / 182
- 第十一个故事 这个世界是美丽的 / 200
- 第十二个故事 相逢便是离别之始 / 219

每一次相遇 都是久别重逢

# 佛陀传

12个疗愈身心的故事

[日] 濑户内寂听 著

刘薇 译



摩 羊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 第一个故事 阿难的忏悔 / 5
- 第二个故事 普拉库丽媿疯狂的爱 / 29
- 第三个故事 歌妓女的皈依 / 48
- 第四个故事 共同的旅程 / 69
- 第五个故事 莲华色比丘尼的命运 / 87
- 第六个故事 生者必灭 / 112
- 第七个故事 人生在世便是相逢 / 121
- 第八个故事 最后的旅程 / 141
- 第九个故事 一切都是无常 / 162
- 第十个故事 曾经，我是你的妻子 / 182
- 第十一个故事 这个世界是美丽的 / 200
- 第十二个故事 相逢便是离别之始 / 219





# 第一个故事

## 阿难的忏悔

其实，不近女色只是由于我害怕世尊的目光，这一点他早就看穿了。

冒着雨从庵婆婆梨的妓院赶回来时，世尊依然在竹林的小舍中沉睡。

蹑手蹑脚地走近，轻轻地把手心贴近他的脸，掌中感到了微温的气息。我松了口气，抬起身，到小屋的一角脱掉湿透的衣服，擦拭身体。擦干之后，我一反常态地抚摸起自己的胸和腹部，用手感触着那虽说不上衰老，却也不再年轻的肉体。心头涌上了一番感慨，自己也已经是个五十岁的人了。

在故乡迦毗罗城初次邂逅世尊时，正是他得道三年后首次回归故里的时候，那时的世尊还是三十八岁的青年人，俊美异常，强健的身躯充满了洁净而不可思议的精气。给还是个孩子的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都能清清楚楚地忆起。被选拔为世尊的侍者时，世尊是五十五岁，无比尊贵而威严。与现在的五十一岁的我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自己的肉体除了年龄徒增的证据以外什么也不是。世间的人们赞我那不近女色的肉体是洁净的，甚至还有人以为我是不犯戒律的圣人。其实，不近女色只是由于我害怕世尊的目光，这一点他早就看穿了。

在下体的毛发丛里发现了一根刺眼的白毛，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发现时我反射性地拔了下来，第二次则是像吞咽苦药一样慢慢地揪下来，疼痛比第一次持续得更久。现在虽然不知不觉地伸出了手指，但立刻用裤子遮盖了起来。对于自己想要对肉体衰老的这一规则视而不见的愚蠢，我的唇角浮现出了苦笑。

把干燥的裤子和衣服穿上身，我又屏住呼吸，再次挨近世尊身旁。他消瘦的脸颊干枯而泛黄，颧骨高耸，眼窝像刀刻般地深陷了下去，狭长的眼睛上的睫毛投下了一抹阴影，只有从这里才能依稀辨出年轻时的风采。曾经光泽而富有弹性的金黄色皮肤已经松弛，褐色的老年斑像豆子的碎皮一样浮现其上。

回想起世尊在经过六年艰苦的修行之后，瘦得皮包骨头，宛如一具骷髅，胸前清晰地现出肋骨的形状，看起来仿佛是某种乐器。要是再这样下去，不出两个月，世尊的样子大概又会变得和那时一样了。

方才，庵婆婆梨站在用金丝绣着花鸟图案的红绢窗帘旁边，探出身子，焦急地招呼站在窗外的我。

“阿难长老，请您再走近一些，离这么远没法说话，莫非是您厌恶这个污秽之地呢？尊师是如此宽宏大量，即使是我们这些污秽的女人所精心准备的菜肴，他也很高兴地吃了下去。倒是身为弟子的阿难长老您……”

“我一点也没有那种意思。因为我修行不够，所以在不侍奉世尊的时候，更得严格要求自己，不然就更没信心了。”

“您可真是个坦诚的人，所以在世尊的众多弟子中，我才最信赖您啊！”

这天早晨的庵婆婆梨显然是一副刚刚睡醒、衣冠不整的样子。连梳妆打扮都还没完成，黑漆漆的长发散在肩膀上，一张洗尽铅华的素脸由于油脂的滋润而显得湿润饱满。未涂口红的嘴唇像婴儿一样娇嫩，呈现出无忧花般的颜色。

“您站在那里会淋雨的，拜托您，好歹到屋檐底下避一避吧。”

我无法推托，走到窗边避雨。一走近，庵婆婆梨那浓艳的体香混合着香油的味道扑鼻而来，仿佛把雨水都染香了。

“尊师在那之后情况如何？我很是担心，有没有吃下一点东西？”

庵婆婆梨的细眉美丽地皱了起来，青莲花瓣般的眸子里浮现出忧愁的神色。

“这四五天的情况越来越不好，高烧不退，也几乎吃不下什么东西。”

“我早就劝过您，竹林小屋实在是不成体统，若能请尊师下宿在我芒果园的别墅里，既便于医生往来巡诊，也能让按摩技术高

明的师傅随时侍奉着。我会每天为尊师熬制最有疗效的汤药。拜托您，就按我说的做吧！”

我感到十分为难，只好摇了摇头。其实，关于这件事我已经不下数十次地请求世尊，纵然说得舌敝唇焦，但他却是一味地沉默不语。在作为一名侍者伺候世尊的漫长岁月中，对于世尊沉默当中所蕴含的各种意味，我也能推测出个八九不离十了。

世尊对于不愿回答的问题，或不愿许诺的请求，总是半垂眼帘一语不发。他那半垂沉静的双目中，永远找不出一丝感情的波澜，不过，我依然能够感受到从他眼底透出的深深慈悲。

对于妓女庵婆婆梨，世尊绝没有因为她的职业而抱有鄙夷之情，世尊认为，世人皆平等，不该因为出身或职业有高低贵贱之分。

况且以我个人的感觉而言，我甚至认为，世尊对于年龄如孙女般大小且美丽动人的妓女庵婆婆梨是怀有好感的。

在已经达到大彻大悟境地的觉者世尊看来，人皆为迷途羔羊，是需要给予引导和慈悲的受保护者。因此，正如觉者的舌中依然留存着可以分辨出食物口感好恶的味觉，那么在其内心当中留存着对人的好恶之情，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在这漫漫岁月中，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也逐渐能够推测出世尊对于人和食物的喜好。

而这名妓女更可以说是擅长此道的天才，她天性敏锐，又在生计中不断接受磨炼，对于人的感情起伏，哪怕是一丁点的微波涟漪也逃不过她的眼睛。

她对于自己为世尊所喜爱，以及我始终战战兢兢，对她的魅

力竭力装作若无其事，其实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就算我去探望尊师，也不会靠近尊旁的……”

庵婆婆梨埋怨似的瞥了我一眼，她那流盼的美目中充满了自信，深知任何男子都会在这一瞥之下为之动情。

她身上散发出的浓郁芳香，足以把一个健康男子搅得意乱神迷，更何况是一个病弱的老人呢，难道她不明白会造成多么大的刺激吗！我愤然地想。

“我心里明白，阿难长老是担心我的秽气玷污了尊师，不过……”

庵婆婆梨又秋波一转，与我的目光相对，开口道：“有时，妓女的秽气倒是萎靡老者的……”这话还没说完，她慌忙用手捂住了嘴。

“请您千万不要见怪，我也真是的，竟然说出了冒渎尊师的话。”

“没什么，您并没有把那句话说出来。我一定会向世尊转达您的盛情。另外，想必今后还要有麻烦您的时候，请您多多担待。”

我尽可能以郑重其事的语调说完这些话后，就离开了窗下。

“请您往后门那边去。我准备了有营养的清汤和乳粥，还有汤药。”

庵婆婆梨那华美悠扬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我穿过小树林，往后门方向走去，来到一扇藤蔓丛生，饰有镂空雕花的象牙门前，一名年轻女子正等待着我，她手捧黄金钵，脚边放着一个打磨精致的银制水瓶。

女子听到我的足音，抬起之前一直低垂的头，恭敬地向我一拜。

我大吃一惊，差点儿将抱在胸前用于化缘的黑木钵失手掉落在地，甚至怀疑自己面前的雨水是否也会被这身上的热度烤干。

女子看出我明显的愕然和震动，有些胆怯地退后了一步。

我眨眨眼，再次向她望去，才明白她根本不是那个人。

从那时算来，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如果那个女孩现在还在世的话，也该有四十多岁了。眼前这个少女看起来与那时的普拉库丽媿年纪相仿，约有十六七岁。虽然尚且年幼，但已然是一名老成持重的妓女了，从她的打扮也看得出来。细雨落在她头上披着的绘有花纹的纱丽上，透过被雨淋湿的薄衣，她那青春娇媚的体态毫无遮蔽地展现出来。

浑圆的乳房，大小如婴儿的头一般，与纤细的前胸不太相称，腰身如蜂腰般纤细，从此处展开的丰润腹部和拱出的腰线上弹溅着雨丝，她的两腿紧紧并拢，微微弯膝，捧着手中的钵。杏核眼中是一汪乌黑的瞳仁，仿佛即将溢出的清泉一般，晶莹而润泽，丰美的双唇微微张着，露出皓白的前齿。我用赤着的脚掌拼命抓住地面，以抵抗这突如其来的眩晕。

随着我一步步靠近，少女仿佛是因为紧张难耐，伸出厚厚的粉色舌尖，灵活地舔着上下嘴唇。就连这小小的习惯也和普拉库丽媿一模一样。我曾经想要极力忘却，想要彻底忘却的普拉库丽媿的面容，又再次于心中鲜活地浮现出来。

“真是过意不去，让你淋成这样，会感冒的。”我努力抑制住颤抖的声音，低声嘶哑道。

“没什么，阿难长老。”少女也十分惶恐，她用干巴巴的声音说，“庵婆婆梨夫人吩咐我将这些东西送到竹林去。”

“实在是过意不去。照理说雨季安居<sup>11</sup>的僧人不该外出，但今天真的特殊，因为庵婆婆梨夫人为抱恙的世尊准备了粥和清汤，我才前来拜访。请把乳粥盛到这个钵中吧。”

少女很是紧张，往我的黑木钵中盛粥时，手抖个不停，把粥洒到了地上。

“对不起，真是对不起。”

我的脚背上沾到了白色的粥，少女跪在地上用自己的纱丽擦拭着，忽然，还未来得及阻止她，她就屈下身子，想要用柔软的舌头舔拭干净。

我实在看不下去，忙不迭地闪开。

“你这是做什么！”

这句话哽在喉中，语不成句。少女对我怒气冲冲的神色心怀恐惧，她的眸子里浮现出一层泪花。泪水好似也染上了瞳仁的颜色，看起来仿佛是黑漆漆的露水。

我一手抱着以荷叶做盖子的钵，另一只手提着盛有清汤和汤

---

<sup>11</sup> 雨季安居：依据佛教中的戒律，比丘们每年必须举行雨安居，依律结夏安居。在此三个月安居期间，僧众都会停止出外云游和参学，而安住在寺院或森林里，专精禅思、深入经藏。

药的水瓶，昏昏沉沉地回到了竹林小舍中。

把熏虫药放在世尊脚边，再次悄悄观察他的脸色。这时，世尊微微睁开了双眼。

“您醒了吗，身体感觉如何？”

“是阿难啊……我似乎是做了个梦，没有说梦话吧？”

“没有，您睡得很安稳。”

我走到世尊背后，轻轻按摩着他的背。

“再往右一些，对，给我按按这里，我的背很痛。”世尊的声音低沉但清朗。

“您的烧好像还没退下去。”

“也许吧，做梦或许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从庵婆婆梨夫人那里拿来了乳粥和汤药，您要用一些吗？”

“不，先放着吧。”

我摇了摇头，想要把烙印在眼中的少女面容挥去。

“对于庵婆婆梨夫人和她那个娼馆，总让我有种不知所措之感。”

忽然，通过放在世尊背上的手掌，我感知到他在轻笑。

“她的年龄都能做我的女儿了，但奇怪的是，那女子总有喜欢捉弄老人的不良癖好。”

“或许那个女人不认为你是老人呢。”

很少听到世尊说这种玩笑话，我不由得停下了手。

“阿难，你的手心比我的身体还烫，气息也很乱啊。”

我惊得倒退一步，在地上叩首。



“实在抱歉，弟子心中确实很烦乱。”

“坐下吧。”

无论何时，世尊的语调总是如此沉稳。

为了坐禅和闭目沉思，我退到墙角处，这时传来了世尊的声音。

“还有伽罗香吗？”

“有，拇指大小的还有十根左右。”

“去把香点上。”

我从架子上的小匣里取出干燥的伽罗香木，用小刀稍微削去了一些。这些香木也是庵婆婆梨的布施品之一。世尊主张衣食住行都要尽可能节俭，同时也劝诫弟子们严格遵守这个戒律，只有香木，世尊却从不吝惜，每当在布施中有香木奉上时，他总是慷慨地让弟子点起来。

庵婆婆梨的香木是世间难寻的名香。

不多会儿，令人神清气爽的芳香就弥漫了整个小舍。

在雨天里点一只香，更为沁人心肺。

世尊静静垂下眼帘，小舍沉浸在一片寂静中，只听得到霏霏雨声。

我坐在墙边，盘起腿来摆出坐禅姿势。

刚要直起背来，腰部的骨头就发出了钝响。我也接近垂暮之年了。

雨水打湿的纱丽中包裹着的那团丰润浑圆之物，在我闭上的眼帘里扩大开来。因为极度的焦虑和不安，脊梁骨几乎要吱呀作